

4·23世界读书日

对话网络文学新生代

着眼上海日常“小”确幸，展现时代发展“大”风貌

——关于网络小说《上海凡人传》的对话

对话嘉宾 和晓(《上海凡人传》作者) 王雪瑛(本报记者)

和晓创作的《上海凡人传》首发于起点中文网，小说以上海市老城厢出生的朱盛庸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经历为主线，从一个普通上海人的视角，反映了上海从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三十年的历史变迁。

与一般网络文学依赖穿越、重生、金手指等“爽文”手法不同，《上海凡人传》以“小”见“大”，小说塑造的人物皆是普通百姓，与网友分享时代浪潮下的平凡人生。和晓既着眼上海城市日常生活的“小”确幸，也展现时代发展的“大”风貌——以深入现实生活的大量细节，生动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历程，探索了网络文学塑造人物、表现时代新的可能性，对推动现实题材创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。

在这次世界读书日前夕的对话中，作家告诉记者：是阅读把她走出了家乡的小城市来到上海，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人生。

王雪瑛：上海现实发生的“大事”与市民日常生活的“小事”都成了《上海凡人传》的文学要素，小说既宏观地关注着上海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节点和大事，如浦东崛起、东方明珠建成、股票发行、举办世博会等等，又细致地叙写着上海年轻人的子女教育、老年人的退休生活等等，整部小说是对上海三十年社会变迁的生动写照，有着一抹活色生香的生活质感。你为什么选择网络文学写作回归平凡的“生活流”？在回到生活、回到时代、回到人的真实表达的写作过程中，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
和晓：我很尊重普通人的生活，在生活的日常性中寻找生活的本真和叙述的原动力。从生活中发现人物和故事。我凝视饶有趣味的、生活的细枝末节，以平和语言、真切细节，努力还原生活的真实状态，让作品充满真实的生活气息和人生况味。这部作品既是写上海普通人的平凡生活，又写了这座城市三十年的日常史并映照社会发展史。我期待能以小市民小生活的细密质感，抵达大时代大社会的宏大书写。

2007年3月，我读硕士尚未毕业的时候，就来到上海。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在上海与我的先生相识、相恋、结婚、生子，最后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，我从未想过离开上海的生活。在我成为全职妈妈之前，我在上海的很多地方都上过班，也做过商贸、教育培训、化妆品、建筑等不同类型的行业，每一次的跳槽，都完全是跨行。我生活和工作在上海，我观察、感受着上海，日积月累，久而久之，我的心中就积累了很多上海故事。有了契机和触点，就能将积淀了很久的观察，写成故事，流淌出来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讲述故事的方式，我选择在网文，在起点中文网，回到生活，回到时代、回到人的真实表达，用网络文学的方式讲述上海故事。

在直面现实题材的写作中，我遇到的挑战是受限于个人能力，不能很好地透过现象看本质，精准把握时代共性，导致完成的作品在深刻性上有欠缺；希望通过多样化阅读，不断深入生活来改善提高，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，更重要的是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。

王雪瑛：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和完成后，你心情如何，有什么收获？

和晓：收获很多。有编辑的指导，读者的反馈，家人的惊喜，还有我的写作水平的提高，从量变到质变后的信心大增。这些收获交织在一起，让我的每一天都充满新的变化。看上去我还是原来的我，其实我的内心一直在坐过山车，发生着起伏的情感变化，而我正好是一个喜欢确定中有不确定性的人。这样对我的写作，也会产生正向的影响。

王雪瑛：《上海凡人传》写了朱盛庸、李礼刚等人物不懈奋斗、砥砺前行的人生历程，体现了平凡人的人生追求，小说规避了“爽文”式的传奇性，以日常中的真实、质朴的力量取胜。你如何将上海的城市发展、文化个性融入于小说人物的塑造？

和晓：我心中积攒了十几年的观察和感受。我认识许多上海人，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。我最为感怀的是我在上海最亲近最了解的一个，就是我的丈夫，以及他的大家庭在这30年来的变化。我听说他的故事，听了16年。他们是平凡的上海人，被时代的洪流推动着，他们的经历不可避免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。这些故事汇成我的故事蓝本，我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，梳理、创作出一部文学作品。这也印证了生活就是最好的剧本。

在真实生活的框架下，我艺术性地糅合进十多年来自己积攒下的一个个支线故事。有时我把一个人物原型拆分成两个人物；有时我把几个人的生活经历熔铸于一个人物身上，写成了小说初稿。在编辑团队的建议下，我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在美国生活的参照人物，他是接替了主人公的名额，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。小说通过这两位中学好友从此分岔的命运轨迹，以及随后展开的他们中美生活的对比，让读者更鲜明地感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，及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。

我花了四个月左右的时间，顺利地完成了这本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。写作过程非常流畅顺利，我的心情也非常振奋。仿佛故事是自己流淌出来的，我只是个执笔者。上海是我孩子出生的城市，是我的第二故乡。正是对上海怀有深厚的感情，我才能写下生动的上海故事。

王雪瑛：阅读是人生之旅的心灯，阅读是跨越时空的相遇，对于作家来说，阅读往往是写作的必要准备，写作也是阅读的自然延伸。阅读对你人生与写作有着怎样的影响？请说说你的阅读喜好与习惯。

和晓：在写作之前，我就特别爱读书。我在相对封闭的小城长大，那时候城市建设和精神生活都比较缓慢单一。书籍，尤其是文学书籍，让我突破了环境的制约，走进了广阔的大千世界。大量的阅读，让我保持一种开放、包容、探索的精神状态，我对小城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。这种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激励着我，让我最终来到上海。所以，阅读对我人生的影响是连贯而深远的。我非常喜欢上海，深感受像像我这样安静、简单的人，越应该生活在五光十色的大城市，让丰富的环境多激励自己，达到一种人生状态的平衡，让自己不会生活得僵化，而是与生机勃勃的上海展开心灵的对话。

开栏的话

对话网络文学新生代

在媒介技术加速迭代更新的时代，网络文学日益成为推动全民阅读、建设书香社会的一支生力军。上海是中国网络文学重镇，优秀作家作品层出不穷。上海建设“书香之城”，网络文学也将发挥重要作用。即日起，本报推出“对话网络文学新生代”栏目。让一批网络文学新力量走到台前，联动线上线下、突破圈层界限，进入更广大的读者视野和热辣滚烫的现实生活。



开启一场文学壮游

——严锋、张新颖谈《八十本书环游地球》

■本报记者 柳青

四年前的这个时节，哈佛大学的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丹穆若什教授在大学停课、被困书斋的日子里，从《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》和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这两本书中得到灵感，开启了一场不受限的“旅行”——他以自己的书斋为起点，在阅读中“前往”别处的世界。最终，他用16周、每周5天，完成一场“80天、80本书”的文学壮游。

他的写作得到了各国学者、译者的支持，韦尔斯利学院的宋明炜教授与17位中文译者以和丹教授写作同频的节奏，完成了中文版翻译。现在，中文版《八十本书环游地球》集结成书，在世界读书日之际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、严锋，与本书主要译者宋明炜畅谈这场文学旅行。三位文学系教授一致认为，丹教授“绘制”的这张文学大航海地图，始于他本人，又止于他个人，这是鼓励所有人开启文学冒险的“航线图”。在充满纷争、隔离和屏障的当代社会，看似虚拟的、无形的文学，恰恰形成一场充满力量的行动，重建人与人之间、人与世界的联结。

文学和生活息息相关

丹教授用80天写成的《八十本书环游地球》并不是简明的文学史讲义，而是一张充满个人审美趣味的世界文学地图，其中收罗了伍尔夫、狄更斯和普鲁斯特的经典，也不乏侦探小说、奇幻故事和青春文学的痕迹。这份文学地图里遍布着意料之外的“发现”，比如，《西游记》和《堂吉珂德》的写作只隔了几年，取经队伍和拉曼查诺的探险之间存在着时空中的平行对照；比如，分处不同时空的作家怎样殊途同归地重塑了自己生活的城市，从紫式部的京都到张爱玲的上海……译者宋明炜总结，丹

教授的写作是关于文学的，同时也是关于文学和现实、文学和生活的联结，他通过探讨文学的构成，通过学术的思辨，从中寻找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机。

严锋认为，这本文学专著让读者经历了多种时空维度的穿越，始于文学，又超越了文学。他注意到，丹教授在分析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时，重点谈论了“伦敦贝克街221号B”这个地址。在小说里，福尔摩斯的住址、这个门牌是虚构的，然而因为文学，因为读者，这个地址最终在真实的伦敦贝克街获得了实体化的存在。丹教授说，这个地址展示了文学虚实相间、虚实相生的力量。这种虚构和现实的双向流动，通常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的特点，其实在文学领域早已早有之。面对当下技术狂飙的虚拟现实，丹教授带着读者回望文学的来路，也是在重新思考虚拟和真实的辩证关系，很大程度上，真实存在于虚构和虚拟中，或者，虚构和虚拟会进入现实，成为现实的一部分。严锋进一步谈到，丹教授在写作中打破了虚和实的次元壁，也打破了个体经历和文学史之间的“壁”。例如他分析莱维的《元素周期表》，就延伸写到了他的家族史，写他的出身音乐世家的高祖父怎样离开了波兰：“如果他不走，奥斯维辛就是我的祖辈和家人的归宿。”

文学里有不同的现实、不同的世界

张新颖把《八十本书环游地球》放置在文学史的坐标系里，给出了很高的评价，他用奥登在中国抗日战争上写作十四行诗，类比丹教授写《八十本书环游地球》。这些文字不是对文学作品的导读，它表达了文学对现实的关怀；它在充满坏消息的世界里，传达了正面的力量——连接的力量、沟通的力量、在一起的力量。丹教授所呈现的是一种

珍贵的眼力，因为他看到在广阔世界里，有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各样的文化，各种各样的文学。并且，通过他的充满包容性的叙述，读者看到各种各样的文学在不断地迁徙流动，这样包罗万象的、充满流动感的文学画面，才叫作“世界文学”。

与丹教授授交基笃的宋明炜补充，丹教授在课堂上屡次强调“文学必须在流通中才能成为文学”，这是他对“世界文学”的基本认知和定义。他懂20多种语言，认为任何语言被翻译之后，即便便掉原有的信息，仍能获得新的生命，因为最重要的是让语言中的信息流通起来——经过翻译、经过阅读，每个人代个体的经验去感知，文学应该是不设限的加法，是多样化的求和。人类世界最大的危险是只允许一个故事，只允许一种叙事，文学的使命是抵抗这个危险，因为文学是多声部的众声喧哗。所以，他用这个时代的电子游戏的逻辑去解读《神曲》，在侦探小说里重新认识威尼斯，他要尽可能地吧文学的“杂音”收录进来。

这一点也让严锋特别有共鸣。他很赞同丹教授的观点，即，讲故事既是权利也是权力，“叙事”是一种被争夺的权力，所以人们要警惕并避免“只有一种故事”。文学的意义正在于，给人们更多的选择，让人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别的故事，别的现实。其实，人类没法只生活在一个空间，一种现实里，我们需要多样化的时间，多样化的空间，这是肉身的需要，也是精神的渴望，这恰恰是文学能满足的。”

从文学的镜头里去别的时空

严锋在对谈中坦言，他很容易被新的技术、新的媒介形式所吸引，这些年他可能对虚拟现实和游戏的关注度高于文学。但是在社交网络上，他越来越切身地体会着，面对太多的冲突、矛盾和

对抗，发达的技术没有达成想象中的对话、协商和共情，反而是被认为“过时”的文学，仍然在努力地与复杂的世界和解，在文学中，我们不断地找到新的视角，发掘到新的看世界的方式。

严锋说，丹教授谈普鲁斯特的那一节，给他带来眼明心亮的启发。“普鲁斯特发现了一种仪器，用这个仪器来看人，会获得新的眼光，甚至看到人的内心。这个仪器是在当时欧洲沙龙里流行的立体镜，它有两个透镜，两个眼睛隔开看照片，看到的照片是立体的。普鲁斯特痴迷于这个仪器，他从镜头里看到世界不是平面的，人不是平面的，人心也不是平面的。”严锋认为，“普鲁斯特的立体镜”构成了一个鲜明的隐喻。19世纪的立体镜演化到今天就相当于VR，文学既是立体镜，也是VR。文学可以打开科幻的窗，也可以打开新媒体的门，归根结底是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眼光——从文学的镜头里，我们看到另外的时空，并且一步踏进了这个时空通道。



丹教授用80天写成的《八十本书环游地球》。(出版方供图)

本土原创音乐剧何时走进“繁盛的夏日”？

■本报记者 宣晶

音乐剧的春天来了吗？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灯塔专业版、保利票务近日发布的《回归与重塑——2023年剧场类演出市场消费观察》显示，音乐剧在演出市场上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。从观众年龄分布来看，72%的剧场类演出观众年龄在18—34岁之间，音乐剧25岁以下观众占比最高，达到40%。据统计，一年内观看4场及以上音乐剧的观众增速最快，占比从2019年的5%提升至2023年的7%。

春日姹紫嫣红，但市场亦有“疾风骤雨”。有业内人士指出，目前仍存在票房冷热不均、依赖明星效应、宣传碎片化、消费力下降等行业困境。本土原创音乐剧怎样才能从“希望之春”走进“繁盛的夏日”？“音乐剧是富有生命的、不断发展的作品。它就像婴儿一样，有着自己的情绪，会哭会闹。创作者要像教会婴儿说话、爬行、走路，并在这个过程中发掘‘小宝贝’的个性。”美国音乐剧导演、编舞卓依·马可尼里认为，创新作品需要各方协作同步，主创应有更开放的态度。“有些人执着于把自己的想法硬套到剧里，结果让作品过于沉重，以至于难以呼吸。所以，创作者要善于倾听各方的声音，发现他人涌现出的灵感，抓住它

们，用好它们。”

讲好中国故事，音乐剧才能在这片热土生根

当下，中国音乐剧市场整体呈现较为良性、健康的状态。在日前举办的2024中国(天津)演出交易会上，音乐剧市场年度票房TOP10榜单新鲜出炉，《剧院魅影》中文版、法语原版音乐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、英文原版音乐剧《剧院魅影续作：真爱永恒》、《粉丝来信》中文版、法语音乐剧版音乐会《悲惨世界》、原创音乐剧《人间失格》、原创音乐剧《将进酒》、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《玛蒂尔达》、原创音乐剧《犯罪图鉴》、原创音乐剧《哈姆雷特》等赫然在列。原版大戏的回归给市场注入了强心剂，本土原创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。

市场需求火爆，新剧供不应求，质量良莠不齐。本土原创音乐剧如何进一步提升品质？“剧本是音乐剧的基石，这是观众最基本、最原始的诉求。上世纪60年代，人们可以在剧院里耐心坐上三个小时，听演员慢慢讲故事；而现在的音乐剧如果几十分钟还不能把故事讲清楚，那么观众就会无聊分心，掏出手机或者干脆找借口离开。”在卓依·马可尼里看来，剧作的核心就是“讲故事”。“创制音

乐剧是一个不断研发故事趣味的过程。从剧本开始，我们需要许多聆听、很多阅读，以确保整个剧情都是连贯的、一致的，并保证演员有能力去呈现出来。”

用中国语言去讲中国故事，音乐剧才有在中国生根的可能。“从基因上讲，音乐剧不能完全算是‘舶来品’。”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认为，歌剧、音乐剧将歌舞和表演融合在一起，形成综合性艺术独特的美。“回看中国，我们的戏曲没有单独的唱、舞和说，而是以东方特有的方式呈现于舞台。其实，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‘音乐剧大国’。”

明星带来爆点，但好作品才是市场繁荣的根基

随着综艺热播，一批音乐剧明星“破圈”而出，靠热度成为作品的“金字招牌”；与此同时，不少影视演员也跨界“入局”，凭借流量化身剧目的“票房担当”。于是，“粉丝向”音乐剧逐渐兴起。在某部音乐剧的演出现场，记者看到数十位前排观众举着望远镜，全程只盯着一位演员“欣赏”。的确，明星流量为舞台增添了关注度，有导演甚至喊出“中国音乐剧应该再来20个郑云龙、50个阿云嘎”，但业内人士提醒，一味追求明星效应，长此以往，创

作者可能丧失对市场的敏感判断，制作方难以对剧作进行品质把控。

按照海外成熟的创制流程，主创团队在前期需要对音乐剧的方方面面进行讨论，导演、编舞、服装设计等各部门商找到解决方案。“我们先创作剧本，一遍遍修改；再编曲，并不断调整；而后挑演员，反复筛选直至发掘最合适的那一位。”卓依·马可尼里坦承，自己曾经遇到过不成熟的创作团队，只因找不到某个明星来参演，剧组就匆忙开启排练，连剧本、音乐都没准备妥当。“作曲家和编曲之间、词曲作者之间都没有沟通好，导演也没有把控好具体问题，反而催促团队把所有一切都呈现于舞台。等到上台之后才发现，重新制作的成本实在太昂贵了。”

明星流量或许能在短期内带来爆款，但长远看，好作品仍是市场繁荣的根基。近年来，新人新作不断涌现，为行业发展注入奔腾的新鲜血液，亦为华语音乐剧积蓄着坚实的创制力量。作为国内首个原创音乐剧孵化项目，“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”于2019年启动，历时六年发展，已成长为资源丰富完备、机制科学完善的原创孵化平台。六年来，“孵化计划”共计收到来自717人次的488部原创投稿作品，孵化出原创音乐剧作品十余部；亦有多位优秀青年创作者从“孵化计划”出发，迈出了走向市场的第一步。其中，《南唐后主》《生死签》《对不起，我忘了》《无法访问》《南墙计划》等原创音乐剧作品已实现商业制作，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热烈反响，不断开拓版图，探索华语音乐剧独有的审美表达。



音乐剧《胭脂扣》日前在上海文化广场热演。(上海文化广场供图)